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二

祝文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告先聖文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舉而措之之大端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爲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歎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歎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告先師文

陋巷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

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  
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  
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  
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  
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啟之

### 告鄒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  
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  
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



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說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  
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  
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呼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則安焉民有  
不告其咎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不周亦  
龍之恥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間嗷嗷如  
此豈龍之所安乎油然之雲雨既有緒起而成之何  
啻反掌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爲農月也用其力甚勤而干於神者有時也陂池湖澤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爲甚逸也今農之惰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澤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急四月之間田有青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虔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爲有秋之望十月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而降之澤以爲歲可常也不改其惰而懇請之數頑不自省神豈能終

惠於如此之情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慙恨入地欲預  
爲之儲則旣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所得食以死永  
永無事神之日強顏又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  
其告者神更寬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情猶習  
其故可以棄之溝壑無疑矣矢心陳辭伏惟待賜

佑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獨虔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髮膚有  
所不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  
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爲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



皇皇其勢自爾而非神之心也亮於民之中又愚之  
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時  
而必神之答迺其心以爲叢祠相望靈響百出其異  
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爲異者惟神以  
昔聖賢所以惻然興仁澤人利物而不靳乎報者而  
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藁結  
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  
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爲  
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爲舍此無所用

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危窘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聽於亮自爲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巖也而心獨至焉今茲來登而又不答豈惟望於世者狹而望於神者亦狹矣敢有再瀆神則殛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

丑孝立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陳亮同妻何氏男沆瀾沃渙涵女繆縉謹以家穀常  
饌致奠于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  
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  
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  
京城守禦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  
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陳氏再  
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  
由特奏名主筠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爲

福福其在汝是其爲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  
人力其殆天乎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旣歿  
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爲我祖先之羞紹熙  
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眾  
中許以淵源而寘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  
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墓真能爲福乎再  
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  
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禱而至伉儷同食饗於乃位  
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眇先緒恐墜履冰之敬



非以爲僞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

告祖考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渙涵女繆繒等謹以家敬常饌致奠于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



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卹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塋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錄於禮部及對策大廷天子拔諸眾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涉於有司上恩深厚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

罪於天其來旣久惇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身論報恐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爲誓親不能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尙想此心愆或有在謄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平窮之與達判焉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

一官自効隨事著功貴爲公卿有志不從庸詎知夫  
達之非窮嗚呼公乎是非安在祇繫其逢危疑之間  
一髮不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白去國忽忽  
自古尙多無愧於中嗚呼公乎學博而粹氣毅以洪  
百未試一論何時公爲公嘆者是非窮通歲晚登門  
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淚攪心胸

祭周參政文

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  
故國喬木則非火炎崑岡玉不易爲民生之久一治

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賤百聖  
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  
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  
中間人用情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姦權無底止通國  
風靡公以死爭屹然中峙所遭殊時豈無一同公獨  
何爲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有攷甫三十年爲時  
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爲之避路及晚登廊  
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驅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  
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